

# 英美散文六十家

高 健 编译   常 风 审校

YING MEI SAN WEN LIU JIA

·山西人民出版社·

383

英美散文六十家（下）

高健 编译 常风 审校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25 字数：259千字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1,800册

\*

书号：10088·884 定价：1.60元

到那时才会是人类最美好幸福的时候，才会是人们生活中最鼎盛卓越的世代，才会是一切文学艺术与创作才思百花盛开的季节，如果在生活与思想方面能够出现一个全民性的高涨；如果整个社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饱富思想，极具美感，聪明解事，生气蓬勃。

——马修·安诺德

# 英美散文六十家（下册）

## 目 录

托马斯·卡莱尔	( 1 )
《论英雄与英雄崇拜》一则	( 2 )
劳动	( 8 )
托马斯·白秉顿·马考莱	( 12 )
诗歌的式微	( 13 )
历史的浪漫气息	( 23 )
咖啡店	( 27 )
约翰·亨利·纽曼	( 31 )
人生的帷幕	( 32 )
何谓君子	( 34 )
腊尔夫·华尔多·爱默生	( 37 )
论自力	( 38 )
爱	( 45 )
纳撒尼尔·霍桑	( 54 )
古宅琐记	( 55 )

亚伯拉罕·林肯	( 72 )
盖兹堡献仪演说	( 73 )
与比克斯拜夫人书	( 74 )
亨利·大卫·梭洛	( 76 )
垂 钓	( 77 )
湖光水色	( 79 )
秋天的 日落	( 82 )
约翰·罗斯金	( 84 )
伟大艺术与平庸 艺术	( 85 )
论画家的修养	( 87 )
约琼尼眼中的威 尼 斯	( 90 )
谈 书	( 92 )
马修·安诺德	( 98 )
思想之在英国	( 99 )
温 馨 与 光 明	( 102 )
威廉·赫尔·怀特	( 105 )
假 日 纪 游	( 106 )
马克·吐 温	( 108 )
登勃朗峰	( 109 )
华尔特·裴 德	( 113 )
布 朗	( 114 )
威廉·亨利·哈得孙	( 119 )
林 鸟	( 120 )
理查·杰弗理	( 124 )
夏 日 芳 草	( 125 )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 129 )
厄尔杜拉多	( 130 )
徒步旅行	( 135 )
小泉八云(拉夫卡丢·荷恩)	( 146 )
托尔斯泰的艺术理论	( 147 )
亨利·范·戴可	( 154 )
文学之路	( 155 )
奥斯卡·王尔德	( 164 )
艺术与生活	( 165 )
乔治·伯纳·肖(肖伯纳)	( 170 )
艺术上的技巧与识见	( 172 )
剧评家	( 176 )
乔治·吉星	( 181 )
我的藏书	( 182 )
读《暴风雨》	( 188 )
塞缪尔·麦考德·克罗瑟斯	( 190 )
人人想当别人	( 190 )
华尔特·罗利	( 195 )
释风格	( 196 )
罗根·皮尔骚尔·史密斯	( 200 )
蔷薇	( 201 )
天外之音	( 204 )
乔治·赫伯特·威尔斯	( 215 )
我的首次飞行	( 217 )
约翰·高尔斯华绥	( 222 )

观舞	( 224 )
远处的青山	( 226 )
安诺德·贝奈特	( 231 )
风格与内容	( 232 )
个性的表露	( 239 )
爱德华·凡尔拉尔·卢卡斯	( 243 )
笼边杂感	( 244 )
风车	( 251 )
毕姆小姐的学校	( 253 )
史蒂芬·里柯克	( 259 )
行医之道	( 260 )
希莱尔·贝洛克	( 266 )
论晓畅	( 267 )
麦克斯·毕尔李姆	( 276 )
金毡	( 277 )
送行	( 281 )
主客之间	( 288 )
威廉·索莫塞特·毛姆	( 306 )
事实与虚构	( 307 )
写作经验谈	( 310 )
亨利·塞德尔·坎比	( 318 )
论英文的写作	( 318 )
爱德华·约翰·邓塞尼	( 322 )
与帕默书	( 323 )
罗伯特·林德	( 325 )

谈谚语	( 326 )
钱匣	( 330 )
论讨人厌烦的人	( 337 )
詹理斯·李顿·斯特拉彻	( 342 )
巴尔扎克	( 343 )
佛吉尼亚·沃尔芙	( 349 )
柴斯特菲尔德勋爵《致子书》	( 350 )
克里斯托弗·达灵顿·摩莱	( 355 )
论文笔生涯	( 356 )
奥尔多斯·赫胥黎	( 363 )
在海上	( 364 )
约翰·波以顿·普里斯特莱	( 368 )
初雪	( 369 )
赫伯特·欧内斯特·贝慈	( 372 )
十月湖上	( 372 )
译后记	( 376 )
附录	( 379 )

## 托马斯·卡莱尔

(1795—1881)

**【作者与风格】**英国十九世纪中期文学家与历史家。他出生于苏格兰一个贫苦的石匠家庭，曾在爱丁堡大学学过神学与法律。卒业后没有用其所学，而靠教书与卖文为生。初期他的作品以翻译与评论德国文学为主，1833年至1834年间在《佛莱兹杂志》发表其名作《衣裳哲学》(一译《旧衣新裁》)，开始阐发他自己的哲学理论见解，另外这部书的写法也别具特色，在哲学与小说之间，因而使他大享文名。1834年后，他移家伦敦，完成其巨著《法国大革命》(1837)，以及《英雄与英雄崇拜》(1841)、《昔与今》(1843)、《腓特烈第二传》(1858—65)等一系列讲演论文与历史专著，继续发挥他的哲学观点，并广泛评论英国的现状与伦理、社会、劳工等问题。在世界观与历史观上卡莱尔无疑是保守的：他虽然对当时英国的现状颇多不满，也很同情穷苦的劳动群众，但他反对民主与科学，宣扬英雄史观与英雄崇拜，过分夸大道德心智的社会改造作用，主张以实行忘我坚忍等消极“美德”与灵魂

的所谓完善化来取代经济与物质的进步。他也非常重视劳动的意义、组织与作用，但他的强调点与归宿则是企图把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拉回到中世纪的经济结构与方式中去。这些思想当然早已无甚可取。

但是作为一位散文家，他却是更为重要的。他的风格具有十分突出的个人印记，与他同时代的英语颇有异趣。苏格兰人的沉郁性格，德国式的臃肿结构以及旧约先知书里的那种充满训世布道气味的狂热吐属，在他的篇章中往往蔚成奇观；古拙信屈，斑驳陆离，粗犷激切而外，具有一种灏瀚恣肆的气势；又仿佛火山爆发后周遭凝却了的熔岩，荦确崎岑，突兀不一，在英国散文中可谓戛戛独造，因而至今也不乏他的爱好者。

## 《论英雄与英雄崇拜》一则<sup>①</sup>

至于说到我们的这位莎士比亚，则一般常听到的那种崇拜至的流俗看法，也许恰恰是正确的看法；事实上，不仅我们英国这里，甚至整个欧洲的有识之士，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也都渐趋一致，即是莎士比亚确是迄今为止诗坛之上的第一宗匠，为自有史以来曾以其个人文学成就载入史册的最大睿智。今试就其剧中之全部人物而综观之，则论其识见之透彻，思力之超绝，任何其他人确实难与比并。他那里宁静而渊深，镇定而自若，欢欣之中，饶有活力；一切事物一旦映入在那伟大的

灵魂当中，总是那么真实而澄澈，竟仿佛是其深不可测的广海一般<sup>②</sup>。有人即曾作过如下的评论，即莎氏的种种剧作于其撰写之际，除各类所应具的才智无不具备外，其中往往另见出一种特异的领悟能力，略如人们在培根的《新工具》<sup>③</sup>中所曾窥见的那样。这一节确乎不假；只可惜尚未能为人人所认识。不过我们若将莎士比亚所据以著成其剧作的那些素材<sup>④</sup>也亲自动手试试，并看看是否也能达到相类似的效果，我们也就会感到一切释然。经他建成的众多大厦竟是恁般妥贴适切，一切恰到好处，简直无异天造地设、自然生成的一般——于是我们遂忘掉那原来据以建筑的素材曾是何等粗陋杂乱，不堪入目！大厦本身的完善无缺、美轮美奂（正惟它仿佛是假手造化所致成）反而使其建造师的劳绩掩而不彰。在这点上，我们确可谓莎士比亚实较任何人都更尽美尽善：对他所工作的环境，所掌握的素材，乃至他自身的才力及其与作品之关系等等，都往往能体验深切，把握得当。这决不是决定于聪敏的匆匆之一瞥；它有待于对全部问题的审慎的观照；它需要的是一双能够不动声色洞悉一切的慧眼；总之，一副卓绝超轶的睿智。一个人于某种广阔现象的观察之后，如何能从其中构制出某个故事，如何能进而对之赋予某种之形象与刻画，——这便是此人才力大小最好不过的估量标准。这里哪些情节最为首要，因而必须置之显著地位；某些地方则属次要，因而只应加以压缩；另外，何处则应为真正之起点，或真正之接续乃至结尾？要弄清这一切，实亦即是对一个人的识见眼力的全般考验。他必须对他所着手的事务有所理解，而他的答案之能否差强人意，也全视他的理解的深刻与否。你完全不妨这么去考考他。看看在他那里

是否能够做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否科学的方法在那片混乱之中已初步奏效，因而前此的纠葛此刻已见出条理？是否这个人说了要有光明便有了光明<sup>⑤</sup>，于是冥茫混沌之中便造出一个世界来？然而必先他自己身上有光，方才有可能成就这一切。

另外须要一说的是，正是在我所说的人物画——即关于人与物，尤其是人的描写刻画——方面，莎士比亚最堪称为伟大。他的全部伟大之处恰恰就在这里。在我看来，莎士比亚身上所特有的那种深沉渊静的创造性识力实在是罕有其匹的。在他犀利的洞察之下，事物所呈现的决非是它们的个别浮面，而往往是它们的深心隐处与本质底蕴：它们将象光焰一样纷纷消融在他面前，因而使他对整个事物得以纤芥毕见，饱览无余。这即是创造性，这点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实际上这便是富于诗意的创造，而所谓富于诗意的创造，岂非便是对于事物的洞察抵于透彻的境地？而一旦见事达到了这般明彻深切的程度，那赖以描绘事物的文词也必将不求而自得，汨汨然来矣。而莎士比亚的伦理道德，他的勇毅、率直、宽容、真实，他的那种能够战胜一切困难险阻的力量与气魄，在他的著作之中不也是了如指掌吗？那气象真可以参配天地！那绝不是一个凹凸不平的卑陋镜面，由于自身的坑坑窪窪而把一切映入其中的事物都歪曲丑化；而是一个精致无比的光晶镜面；——这亦即是说，如其我们的理解无误的话，这里指的乃是一个最能善处一切关系与环境的人，也即是一个善良的人。这位伟大人物在含育摄取各类人物——不论是福斯塔夫<sup>⑥</sup>、奥塞罗<sup>⑦</sup>，还是朱丽叶<sup>⑧</sup>、科罗奥兰那斯<sup>⑨</sup>，以及在将他们有血有肉地饱满展现在我们面

前之际（他同时却又仁慈公正为怀，充满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情愫），这实在是一副气派堂皇的壮观景象。《新工具》也好，其它什么也好，培根书中的那些聪明智慧只能甘居次位；与莎氏比较，它们不免显得太庸俗卑陋。严格来讲，近代人中几乎没有一人堪能与他比肩。或者惟有哥德稍能得其近似而已。关于哥德，我们总可以说，他对他自己的目标具有洞察能力。他对莎士比亚所作的下述评论也同样可适用于他自己，即是“他书中的人物正仿佛配有透明水晶表盘的表；在显示时间一点上固然也与其它钟表相同，但不同的是表内一切构造也都能使人一目了然。”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那洞察一切的眼力问题！正是凭了这个方才揭示出万事万物的内在和谐；窥探出自然的深心用意所在，以及自然在种种远非完备圆满的体现物的身上所赋予的动听的意念。也即是说，能弄清自然的某种确切意图。而这确切的意图对于那洞察一切的慧眼固无所不能认识。难道它们尽是些卑鄙可叹的事物吗？果如此，你尽可以去嘲笑它们，痛哭它们，你还不妨对它们稍稍假以颜色，而缓和之；——至少，你可以对它们默不作声或掉头不顾（不论你自己不看，抑或不叫别人去看），以至后来，实际形同祛除乃至消灭它们！归根结底，这种眼力实亦即诗人的最首要的天稟（这种情形在他身上<sup>⑩</sup>亦然），也即是说，他具有充分的智力。有了这个，一个人即可成为一位诗人，一位言词上的诗人；而如其达不到这一点，也可成为一位行动上的诗人，而实则后者也可能更佳。至于他真正动笔与否；而如果他确实动笔的话，他是运用散文抑或韵文，则纯视机缘而定：凡此种种，过于琐细，已属述说不

清，——或许他之采用韵文不过因为在校时得过音乐老师传授，或者幼时有过歌唱训练！但是那种使他能深入到事物的精髓底蕴以及那里的内在和协（因为一切事物的深处都必有其和谐，否则它便无法凝聚和存在）的本领，却绝非是习惯与偶然所造成，而是出于自然本身的赐予；这正是不拘哪类英雄人物所不可不具的首要才能。对于一位诗人来说，也正如对其它人物那样，头等重要的便是洞察能力。如果你缺乏这种能力，那么一切协声押韵、缀词联句、自命诗人等等都归无用；你从这里面将挣不出半点前途。但如你具备这种能力，那么不论你是凭藉散文韵文，行动思辩，你都将大有厚望。

因此，如果说莎士比亚乃是最为伟大的智者，我对他实际上已经作了绝高的赞誉。不过莎士比亚的心智当中仍可能有未为我们充分窥见之处。这即是我所说的那种不自觉的心智；这中间每每具有着一些连他本人都不曾意识到的美质。诺瓦利斯<sup>⑪</sup>对他这点即曾作过精彩的评论说，他的那些佳妙剧作虽说成之于人但也未尝不可说也是成之于天；象天一样的深不可测。我觉得这话里有很深的含意。莎士比亚的艺术绝非是一般浅薄的技巧可比；那里面最辉煌灿烂的东西并不是惨淡经营或刻意追求的结果。它们的根源乃是大自然的深处，只不过凭藉这位伟大而诚挚的心灵将其抒发出来罢了，因为他自己便是自然的喉舌。千载之下，人们仍将不断从莎士比亚的书中搜索到种种新意义，抽绎出足以说明人类自身的新启示；寻觅到“与宇宙万有的新和协；与晚近思潮的相联系，乃至与人的最高的心力与才智相感通”。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深思。这实际上乃

是自然对一个纯朴率真的伟大心灵的至高赏赉，因而他竟不期而化为自然的一部分。这样一位人物笔下的作品，不管在他开始握管伸纸之先是如何有意为文与颇费思索，临了一旦脱稿之际，则仍是属于无意识的，只不过是其灵府深处的自然迸发；——正如巨硕橡木之从大地的胸底挣出，或者山岳江河之纯属天造地设；而其间的一派匀称和谐则完全依据于自然的内在规律，也同时完全符合于以任何形式出之的全部真理。其实莎士比亚身上还另有多少珍藏潜隐而不为人知？他的种种痛苦，他那许多唯有他自己知道的内心斗争，那完全不为人了解的一切以及不可言说的一切：正象草木的根荄那样，正象地下的汁液与生机那样，只是在那里悄悄生发！语言是伟大的，但沉默更加伟大。

**【注释】**①本篇出自作者的讲演集《论英雄与英雄崇拜》的第三讲《作为诗人的英雄》，以但丁与莎士比亚为代表；我们这里的选文仅为其中论述莎士比亚的一段。卡莱尔的英雄史观在这部讲演集里得到了相当详尽的发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卡莱尔在这部书中所歌颂的各种英雄人物却并非是各自互相对立的类型，也并非是单纯孔武有力的人；他们之间仿佛具有着某种共同或相通的东西——高超的智慧。至于他们后来之成为先知、教士、国王、文士等等，倒是多少带有偶然性质。所以卡莱尔的英雄史观实际上即之一种哲人政治观，它导源于两千多年前柏拉图的《共和国》，具有着浓厚的唯心主义成分与思辨性质，是应当加以批判的。但是作为散文来看，他的文字却仍然颇有可观。

②从这些话可看出卡莱尔对莎士比亚的评价极高，把他推崇为古往今来世界上第一位大诗人。

③培根见本书上册培根部分。《新工具》为培根1620年用拉丁文

所写的哲学著作。

④莎士比亚所据以成其剧作的那些素材往往极为鄙陋粗糙，与他后来写成的作品殊不可同日而语。

⑤语见《圣经·创世纪》，这里借此以喻莎士比亚具有非凡的创造力。

⑥莎剧《亨利四世》与《温沙的娘儿们》中的一名滑稽骑士，他一身充满荒唐与笑料，言语上大胆而行动上怯懦。

⑦莎剧《奥塞罗》中的主人公，以正直与骁勇称，后为其旗官雅古所害。

⑧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女主人公。

⑨莎剧《英雄叛国记》中主人公，纪元前五世纪罗马名将。

⑩这里所谓的他人，实即卡莱尔所指的作为英雄的先知、教士、国王、文人等人，卡莱尔在其书中曾辟为六章，分别论述。

⑪诺瓦利斯，德国诗人兼批评家（1772—1801）。

## 劳 动<sup>①</sup>

因为工作里面便有一种垂之久永的高尚之处，甚至神圣之处。一个人尽管如何冥顽不灵，尽管忘记他的崇高使命，只要是踏踏实实，埋头苦干，这个人便不致没有救药：只有怠惰才会永无希望。努力工作，而绝不贪婪卑吝，这便是与自然的融合感通<sup>②</sup>；想把工作完成的诚恳愿望本身即将把人逐步导入真理，导入自然的种种任命与规则，而这些也就是真理。

我们这个世界的最新福音则是，认识你的工作，并且努力去做。常言道，“要认识你自己”：看来你那个不幸的“自己”烦乱你的心志已非一日；我料定你会永远也“认识”不了它的！因此，认识你自己这件事尽可不必看作你的职务；你乃是一个完全无从认识的人：认识你自己能做些什么；然后便动手去做，象赫鸠利斯那样地工作！这倒是你的较好办法。

经上有云<sup>③</sup>，“工作之中意义无穷”，一个人经过工作才能日臻完善。梗秽榛莽既除，良田嘉禾才生长起来，宏都巨邑才建立起来；而人类自身也才赖以而初次摆脱其榛莽之性，污秽荒漠之状。试想即使在最卑微的劳动中，只要一个人一旦着手工作，他的整个灵魂必将化为一种何等真实的和谐！疑虑、欲念、忧伤、懊悔、愤怒、失望等等，所有这些，仿佛地狱的恶犬一般，狺狺逼胁着每个穷苦工人的灵魂，正象逼胁着一切人们那样：但他却一心奋力工作，毫不为动，于是一切也就安宁无事，一切也就呶呶遁去，退缩入洞。这样的人方不愧为一个勇毅的人。这时他身上满被宠锡的灵光——这岂非如圣火一般，一经入炼，百毒俱消？——以及那里的一切乌烟瘴气都将一例化作煜煜耀目的神圣火焰！

整个说来，命运之育人也别无它法。回想混沌之初，无形无状，但一经转动，即呈圆形，而且愈转愈圆；并藉引力之作用，逐步形成地层、圈带等等；此时混沌已不复更为混沌，而变成圆形凝聚之世界。试想如果大地一朝停止转动，这个世界又将成何局面？在这个地老天荒的茫茫广土之上，只要她一天还在转动，一切不平等，一切不规则的事物便终有一天要消灭；一切不规则的东西正是这样不断地变得合乎规则。你注意